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我这个人不善言谈。除了和同地方的人可用方言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外,在外边用拗口的普通话非但难以表述清楚意思,甚至还会闹出尴尬。很是苦恼,好在文字都是通用的。

因为刚认识新朋友必须要展现自己的彬彬有礼和平和谦卑,所以一直跟人说话很拘谨,甚至很扭捏,弄巧成拙和 互相尴尬已是家常便饭。生活的虚度和季节的变更让我无暇去想着改变这些,也是由于生性敏感和不善交际,交 际方式这东西也不是一蹴而就就能改变的了的。

不过话说的少了,自然聆听的就多了,发现聆听者比滔滔不绝者更受这个社会欢迎。聆听别人的话语,体会别人的想法,知晓别人的故事,不说能够给自己带来些什么灵感,也确实是就这么一天天地在打发日子。

两条腿能去的地方毕竟还是不多。那些遥远的故事和话语通过他人讲述出来被聆听到,对双方都是一种幸运吧。

要做一个聆听者。这样可以在聆听别人发言的时候,酝酿一下自己要说的,想好了再说。

这也够麻烦的。

这么一对比,还是写字好。

这两天恰逢高考, 悲感又来了, 我只得瞎翻翻之前写的书和文章, 看着以前写出来的句子, 感觉是如此陌生。时过境迁会让人遗忘很多东西, 没有了当时的热情确实是感觉陌生异常。就像我看数年前的自己, 是不是也觉得判若两人?

以前的写的句子和故事现在再也写不出来了,时常重翻自己以前记录的想法,也饶有趣味。在下面摘抄了一些,都是小生曾经的岁月痕迹。

人很俗, 句子很俗, 献丑了, 若真觉有用, 请自取。不成敬意。

要允许时间被虚掷在一些很无用的事情上,仰望天空,步行买菜,煮汤做饭,行远路、看无用书、回无用消息,一切冗余无用细节之必要,在于帮我一点一点还原了生活最原本的模样。

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,洋葱、萝卜和西红柿,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,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空想。南瓜不说话,默默地成长着。

## 我就是那南瓜。

——《少年想从侧面看烟花》前言

刘恩有将女性分为女孩和女人两种,只要自己喜欢,半个世纪大的都是女孩,只要自己不喜欢,刚出生的也叫女

人。后来因为这个独特的癖好,刘恩有在五年级挨了刘父的一顿很揍。原因是刘恩有的爸爸妈妈从怀了二胎开始便一直印得刘恩有的不满,刘恩有的妹妹出生后,刘恩有的故故<del>古来家探望</del>,问刘恩有,你妈妈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?

刘恩有漫不经心地回答说, 喔, 生了个女人。

•••••

写日记这东西是最先从我同桌开始的。这个戴的眼镜片厚的都济单的女生自视清高,也因为近视度数高,总是要仰高四十五度角看人。她自以为文采好,她说她要成为并且她会成为第二个蒋方舟,所以她每天都要写日记。写日记固然没毛病,但她为了早日成为蒋方舟,每天都要把写的日记拿给秋香(语文老师绰号)看,我是第一次见拿自己的日记给别人看的,我以为只有我才觉得这种行为很做作。没想到若干年后,在看到姜文电影《邪不压正》时我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共鸣,电影里面对写日记的人的评价是下贱。

•••••

高温过后便开始下雨,下雨的时候我们毫无留恋,对过去无所谓,对现在无所畏,对将来无所为。天空如灰般无际,这样的天气适合谈大情说小爱,然而身处妻凉,时光妻切,没有人可以依偎着在一起。

•••••

我总觉得未来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。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,我还年轻,我得去看看。

——摘录自《少年想从侧面看烟花》

不止是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,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,只是有的人向往而不往,有的人向往而往。

——2017年《诗标记方》

朋友们,你站在时间的尽头,回头看到人群里转身远去的有着萧索背影的那个叫杨康嘉的家伙,不妨说一句,那 个人的样子好怪,他好像一条狗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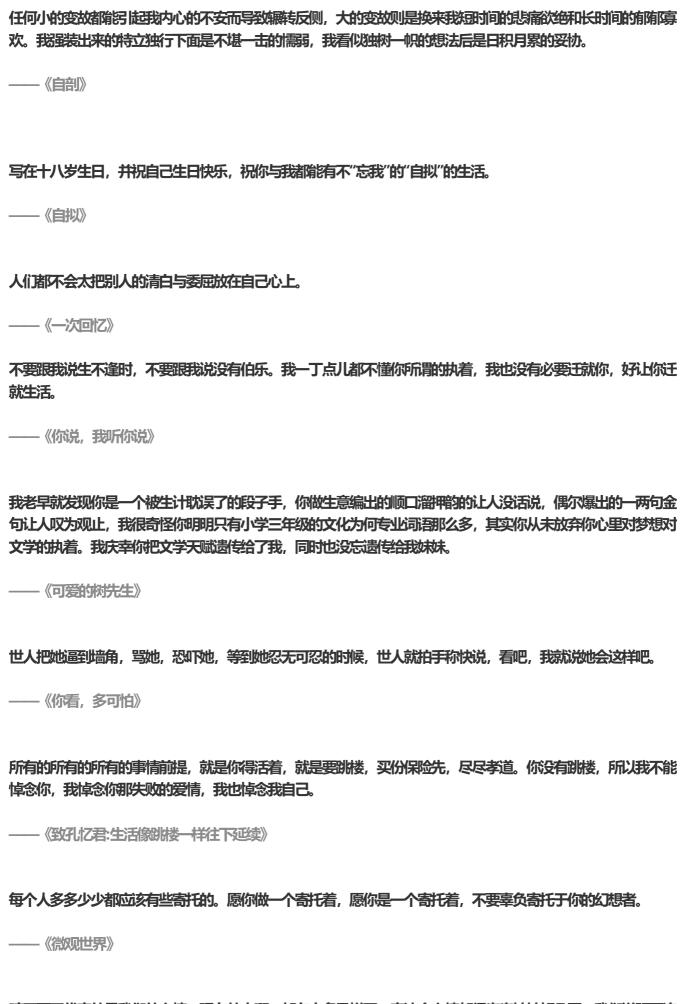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我的2017》

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算不算长大,儿时的伙伴至今仍在上学的只有我一个了,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,有各自的工作,甚至有的已经有个各自的家庭,我百感交集,不知作何感想。

——《你看那西南方的天空》

几年了,我虽然现实了不少,但还没有到被现实主义贯穿始终到程度,我还是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。为了怀抱一些新心想,我失去一些旧幻想,用大把时间迷茫,在几个瞬间成长。

——《我的2019》



因为雾气大的缘故,下午两点多的安良往就像早晨一样,你放眼看吧。街上卖什么的都有。你从芦河十字口自北行,沿途全是卖年货的,有卖蔬菜瓜果的,卖对联的,卖盆栽的,卖糖果瓜子的,镇民熙熙攘攘,各自寻着各自缺少的年货。这时候你可算是找寻了点过年的味道了。

——《世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》

考官好像很满意,连说了两声好,我正要下去,那个男考官说,哎,你看外面下雪了,说两句描写雪的诗吧。

我没想到还有加题,一时间脑子空白,外面雪花还在飘,我想了想,说,花气袭人知昼暖……

考官说,嗯,下一句呢。 我说,纷雪击面莫道寒。 考官问,我咋没听过这两句诗。 我说,前半句是陆游写的,后半句是我写的。 那考官就笑了。

——《记中传南广戏文面试》

学校从旗杆到南门的柏油路风景独好,两侧种有法国梧桐,秋风将黄叶铺地,雨后雾气氤氲,路灯暖黄柔和,让 人不由得想在这条路上走走,听听脚踩落叶的声音。这韵味需慢慢行走方能体会,于是我称这条路为徐行路。

徐行路左侧是片新修不久的湖,湖边荷花盛开,青草遍地,水波青澈,是能够承载寄托与回忆的绝佳之地。我叫它何妨湖。

由于本人独爱苏轼的《定风波》,徐行和何妨二词皆是出自其中的一句词——莫听穿村丁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
——《雨声灯影里的何妨湖》

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看完我写的文章,哪怕只是一瞥呢,那也是偶然从时光里让人铭记的惊鸿一瞥。

——《一个广告》

如果我连这有形的无形的窗都出不去,又何谈什么山与大海,月亮和湖泊?

少年有梦,应还不至于心动。
《歌儿》
我是一股风,可她是一朵云。我清楚我不能去接近她,我一旦凑近,她就会被我吹的更远。
——《风和云为什么要变幻?》
每当车窗起雾时,你又在上面,写下了谁的名字?
——《生活中不能没有诗》
我喜欢潘尊亭,可是我不喜欢潘亭,于是我不再喜欢潘尊亭。世间愚弄人的事情就是这么猝不及防。
我原来喜欢的依然不是潘勃勃的成熟、长相和身材,我发现我只是迷恋潘勃身身上的好闻的气息,我还是个变态。
——《 <b>春天的气息</b> 》
还有我最得意的一篇散文《草》,得意到了一字不可改的地步,我过些天想办法再发一下。
2021年6月8日